

七十岁的一帘幽梦

「问世间，情为何物……」的连续剧片尾歌声响起，凝视萤幕的泪眼是珍七十岁老母亲的。

「妳妈也真是的，不就是个连续剧嘛！什么年纪了，还迷成那个样！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就钉在电视机前面，人家哭，她也哭，人家急，她也急。其实，那有什么好看的，还不都是一些假兮兮的我爱妳，妳爱我的。」

父亲的语气中有着一丝不屑，是珍很熟悉的语调，从前珍中学时看浪漫小说，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父亲自己全神贯注看球赛的时候或是听政论的时候，也会随着转播员的戏剧性报导扼腕或雀跃，也会跟着政客的假兮兮诉求而愤怒或激情，全然不觉得自己也是在着迷。

转过头去，母亲在最后一句袅袅的乐音中飘浮着上了楼。

印象中父母总是这样的。一个是粗俗鲁莽，常常一意孤行的独夫，另一个则敏锐善感，像是个永恒的文艺少女。这种「姻缘」在前一个时代是常见的现象

——男人自我中心的一生到老，全然不觉女人眼神中的哀怨。

父母将近五十年的吵嚷和冷战早已形成了家中有时紧张有时无趣的场面，珍自己也历经了恋爱，再恋爱，再恋爱，结合，分手，恋爱。

在这些情感浮沈中，或许是出于某种心同此理的相通，珍慢慢注意到母亲落寞的眼神和踉蹌的身影，珍开始感受到母亲看着珍起伏伏恋情时的感觉。

当珍欣喜忙碌的准备出门约会时，母亲脸上的关切掩不住嘴角的羡慕。即使是珍情欲波动心痛焦虑的时刻，母亲眼中似乎也依稀闪过某种向往。

母亲从没有真正谈过恋爱。那种封闭的时代，谁有那种奢侈或机会？然后母亲在时局动乱中匆匆的结了婚。

或许一开始母亲也没有期望过什么，婚姻嘛！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可是，世界的脚步并未停止，母亲的生活中出现了愈来愈多对爱情、对身体悸动的呈现和描绘。

从充斥身体情欲的广告到九点半档的激情戏，从流行的情歌到女儿眼角眉梢的春意——周遭的讯息不断提醒母亲，她在历史的进程中错过的无数美好的事物，以及她在没有选择的婚姻中再也不能想望的柔情蜜意。

父亲是个毫无情趣的男人，母亲自己说的。母亲多少次尝试着创造一些些浪漫，却只招来了奚落和不屑。

甚至好多年前，珍的哥哥从美国回来探亲，母亲在酒宴席间曾半开玩笑的要去交个男朋友，珍还记得哥哥当时脸上的急怒，母亲识相的闭上了嘴，一晚上再也没说什么。

面对毫无情趣的严厉男人，面对没有出路的想望，是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限制，使得母亲哀怨的承受五十年而没有离去？又是什么样的无所感觉，使得珍和哥哥都从未积极尝试帮助母亲改变处境？

珍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常常在报上读到女人抛家弃子出走，那些女人的决断是一种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珍也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乐此不疲的追随着每一档连续剧缠绵的恋情。

母亲是在移情中拒斥做属于一个男人的女人。

母亲是在每一档恋情中尝试活着别人的、也同时是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母亲不能再有机会活她自己的生命呢？凭什么母亲必须这样寂寞的结束一生？

望着母亲的背影，珍下了决心。

人生七十才开始，珍要告诉母亲，现在开始外遇并不迟，而且珍要开始给母亲介绍男朋友，珍也要鼓励母亲去新开的老人交友中心走走。

至于父亲，反正他从不觉得需要什么身体激情，就让他继续他的运动激情和政治激情吧！